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錄監生臣黄奕遐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禮樂　喪禮

南齊高帝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唯宴樂為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

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内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又按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竝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

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至於寢則不同於古蒸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議悉著在經誥昭乎方册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之除親奉蒸嘗

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襲衮孝享宜申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並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蒸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歴多矣守而弗革義豈

徒然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巽簴充庭情闕於恒哀而跡降於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烝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年彌乖曲衷謂宜依舊親奉從之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帝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左將軍馮道根訃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

對曰昔衛獻公聞栁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幸其宅哭之慟

後魏孝文帝時秘書令李彪上封事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縁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即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人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

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緌同節慶之醼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

納數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縗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帝覽而善之

文明太后崩將營山陵九月安定王休等率百僚詣闕表曰上靈不弔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率土痛慕斷絕伏惟陛下孝思烝烝攀號罔極臣等聞先王制禮必有隨世之變前賢𠠇法亦務適時之宜良以世代不同古今異致故也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已後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刊之金冊伏惟陛

下至孝發衷哀毁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協大舜孝慕之德實非俯遵濟世之道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殷不可暫曠春秋蒸嘗事難廢闕伏願天鑒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奉終之禮詔曰凶禍甫爾未忍所請休等又表曰臣等聞五帝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名雖虛置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康王既廢

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
喪有缺夫豈無至孝之君賢明之子皆以理貴隨時義
存百姓是以君薨而即位不暇改年踰月而即葬豈待
同軌葬而即吉不必終喪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
晉所以綱理政術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遭罔極之艱
永慕崩號哀過虞舜誠是萬古之高德曠世之絶軌然
天下至廣萬機至殷曠之一朝庶政必滞又聖后終制
已有成典宗社廢禮其事尤大伏願天鑒抑哀毁之至

誠思在予之深責仰遵先志典册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請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奉侍梓宮猶怖髣髴山陵遷厝所未恐閒十月休等又表曰臣等頻煩上聞仰申誠款聖慕惟遠未垂昭亮伏讀哀灼憂心如焚臣等聞承乾統極者宜以濟世為務經綸天下者特以百姓為心故萬機在躬周康弗獲申其慕漢文作戒孝景不得終其禮此乃先代之成軌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叡聖淵識慮及始終明詔垂於典册遺訓備於末命

聿修厥德聖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敢冒重陳乞垂聽訪以副億兆之望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倍增號絶山陵可依典冊如公卿所議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別當備叙在心既葬休又表曰奉被癸酉詔書述遺誡之旨昭違從之義遵儉葬之重式稱孝思之深誠伏讀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即就伏惟陛下永慕崩號倍增摧絶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庇心之至不

敢不陳咸以為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至重莫重於萬機至尊故不得以常禮任己至重亦弗獲以世典申情是以二漢已降逮於魏晉葬不過踰月服不淹三旬良以叔世事廣禮隨時變不可以無為之法行之於有為之辰文質不同古今異制其來久矣自皇代革命多歷年祀四祖三宗相繼纂業上承數代之故實俯副兆民之企望豈伊不懷禮宜然也文明太皇太后欽明稽古聖思淵深所造終制事合世典送終之禮既

明遺詔之文載備奉而行之足以垂風百王軌儀萬葉
陛下以至孝之誠哀毀過禮三御不充半溢晝夜不釋
絰帶永思纏綿滅性幾及百姓所以憂懼失守臣等所
以肝腦塗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以感徹上靈貫
被幽顯況今山陵告終喪事咸畢日已淹月仍不卜練
比之前世理為過矣願陛下思大孝終始之義愍億兆
悲惶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終制以時即吉一日萬機則
天下蒙恩率土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祔禫之

禮詔曰比當别叙在心既而帝引見太尉丕及羣臣等於太和殿前哭拜盡哀出幸思賢門右詔尚書李沖宣旨於丕等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羣官共論政治平秩民務何圖一旦禍酷奄鍾獨見公卿言及喪事追惟荼毒五内崩摧丕對曰伏奉明詔羣情圯絶臣與元等不識古義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重光世襲至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宫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世祖高宗臣所目見

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之列竊聞所傳無
異前式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
食不滿半溢臣等叩心絶氣坐不安席願暫抑至慕之
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册遺令奉行前式無失舊典詔曰
追惟慈恩昊天罔極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既不能待没
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憂怖所奏先朝
成事亦所具聞祖宗情專武畧未修文教朕今仰禀聖
訓庶習古道諭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

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喪禮之儀古今異同漢魏成事及先儒所論朕雖在衰服之中以喪禮事重情在必行故暫抑哀慕躬自尋覽今且以所懷别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且可聽之帝謂明根曰朕丁罹酷罰日月推移山陵已過公卿又依金册據按魏晉請除衰服重聞所奏倍增號哽前者事逼山陵哀疚頓弊未得論叙今故相引欲具通所懷卿前所表除釋衰麻聞之實用悲恨于時親侍梓宫匍匐筵

凡哀號痛慕情未暫闕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何於人情之不足夫聖制卒哭之禮授練之變皆奪情以漸又聞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感傷理明根對曰臣等伏尋金册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卜葬之初因奏練除之事仰傷聖心伏增悲悚帝曰卿等咸稱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以後未之能行朕謂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故身襲衮冕以行即位之禮又從儲

宮而登極者君德未洽臣義不洽天下顒顒未知所傒
故頒備朝儀示皇極之尊及后之喪也因父在不遂即
生情易之情踵以為法諒知敦厚之化不易遵也朕少
蒙鞠育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無不備誨雖自
蒙昧粗觧告旨庶望量行以免咎戾朕誠不德在位過
紀雖未能恩洽四方化行萬國仰禀聖訓足令億兆知
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理俱損喪紀
圯壞者深可痛恨高閭對曰太古既遠事難襲用漢魏

以來據有成事漢文繼高惠之蹤斷獄四百幾至刑措猶垂三旬之禮孝景承平遵而不變以此言之不為即位之際有斯逼懼也良是君人之道理自宜然又漢稱文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今遺冊之旨同於前式伏願陛下述遵遺令以副羣庶之情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謁帝曰漢魏之事與今不同備如向說孝景雖承昇平之基然由嫡

子即位君德未顯無異前古又父子之親誠是天屬之
重然聖母之德昊天莫報恩自殞滅豈從衰服而已竊
尋金册之旨所以告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遺絶
萬機荒廢政事羣官所以悽悽亦懼機務之不理矣今
仰奉册令俯順羣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存
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寫泄悲慕上無失導誨之志下
不乖衆官所請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公卿宜審思朕
懷不當固執至如杜預之論雖暫適時事於孺慕之君

諒闇之主蓋亦誣矣孔聖稱喪與其易也寧戚而預於孝道簡畧朕無取焉秘書丞李彪對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閒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以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於前代明德不損名於往史雖論功比德事可殊絕然母子之親抑亦可擬願陛下覽前世之成規遵金册之遺令割哀從議以親萬機斯誠臣下至心兆庶所願帝曰既言事殊固不宜仰匹至德復稱孝章從吉不受譏前代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

者仰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蓋聞孝子之居喪見美麗則感親故釋錦而服麗哀内外相稱非虛加也今者豈徒顧禮違議苟免嗤嫌而已抑亦情發於衷而欲肆之於外金册之意已具前答故不復重論又卒日奉旨不忍片言後事遂非嘿嘿在念不顯所懷今奉終之事一以仰遵遺册於令不敢有乖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雖無丁蘭之感庶聖靈不奪至願是以謂無違旨嫌諸公所表稱先朝成式事在可準朕仰惟太祖龍飛九五初

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歷皆以四方未一羣雄競起故鋭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顯祖亦心存武烈因循無改朕承累世之資仰聖善之訓撫和内外上下輯諧稽參古式憲章舊典四海移風要荒革俗仰遵明軌庶無愆違而方於祠酷之辰引末朝因循之則以為前準非是所喻高閭對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頗同魏晉又適於時故敢仍請帝曰卿等又稱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靖然萬機事廣不可暫曠朕以卿苦見逼奪情不自勝

尋覽喪儀見前賢論者稱卒哭之後王者得理庶事依據此文又從遺冊之旨雖存衰服不廢萬機無闕庶政得展罔極之思於情差申高閭對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衰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為疑帝曰卿等猶以朕之未除於上不忍專釋於下奈何令朕獨忍於親舊論云王者不遂三年之服者屈己以寛羣下也先后之撫羣下也念之若子視之猶傷卿等哀慕之思既不求寛朕

欲盡罔極之慕何為不可但逼遺冊不遂乃心將欲居廬服衰寫朝夕之慕升堂襲素理日昃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獲遂吉不害於凶凶無妨於吉以心處之謂為可尒遺旨之文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衰襲吉從此而行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旨誥今處二理之際唯望至朞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得一經忌日情結差申案禮卒哭之後將受變服於朕受日庶民及小官皆命即吉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

上及外職五品已上無衰服者素服以終三月内職及
外臣衰服者變從練禮外臣三月而除諸王三都駙馬
及内職壬來年三月晦朕之練也除衰即吉侍臣君服
斯服隨朕所降此雖非舊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逺
近之别明根對曰聖慕深逺孝情彌至臣等所奏已不
蒙許願得踰年即吉既歴冬正歳序改易且足申至慕
之情又近遺誥之意何待朞年帝曰册旨速除之意慮
廣及百官久曠衆務豈於朕一人獨有違奪今既依次

降除各不廢王政復何妨於事而猶奪朞年之心高閭對曰昔王孫倮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不為不孝此雖貴賤非倫事頗相似臣敢借以為諭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于奏李彪亦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送終之事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者蓋謂慢孝忘禮肆情違度今梓宮之儉玄房之約明器幃帳一無所陳如斯之事卿等所悉哀

服之告乃至聖心畀己申下之意寧可茍順沖約之旨
而頓絕創巨之痛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
之請又表稱春秋蒸嘗事難廢闕朕聞諸夫子吾不與
祭如不祭自先朝以來有司行事不必躬親叱之聖言
於事殆闕賴蒙慈訓之恩自行致敬之禮今昊天降罰
殃禍上延人神喪視幽顯同切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
脫行饗薦恐乖冥旨仰思成訓倍增痛絕豈忍身襲袞
冕親行吉事高閭對曰古者郊天越紼行事宗廟之重

次於郊祀今山陵已畢不可乆廢廟饗帝曰祭祀之典事由聖經未忍之心具如前告脫至廟庭號慕自纒終恐廢禮公卿如能獨行事在言外李彪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今欲廢禮闕樂臣等未敢帝曰此乃宰予不仁之說已受責於孔子不足復言羣官前表稱髙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朕惟信闇默之難周公禮制自兹以降莫能景行言無可遵之式良可怪矣復云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

於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闕朕謂服美不安先賢有諭禮畢居喪著在前典或虧之言有缺之義深乖禮經高閭對曰臣等據案成事依附杜預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衆議實如明旨臣等竊惟曾參匹夫七日不食夫子以為非禮及録其事唯書七日不稱三年蓋重其初慕之心伏惟陛下以萬乘之尊不食竟於五日既御則三食不充半溢臣等伏用悲惶肝腦塗地躬行一日足以貫被幽顯豈宜衰服三年以曠機務夫

聖人制禮不及者企而及之過之者俯而就之伏願陛下抑至慕之情俯就典禮之重誠是臣等悽悽之願帝曰恩隆德厚則思戀自深雖非至情由所感發然曾參之孝曠代而有豈朕今日所足論也又前表稱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朕以為既葬即吉蓋其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諒非光治興邦之化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公卿偏執一隅便謂經治之要皆在

於斯殆非義也昔平日之時公卿每奏稱當今四海晏安諸夏清泰禮樂日新政和民悅蹤侔軒唐事等虞禹漢魏已下固不足仰止聖治及至今日便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昔文母上承聖主之資下有賢子之化唯助德宣政因風致穆而已當今衆事草𠰌萬務惟始朕以不德沖年踐祚而聖母匡訓以義方詔誨以政事經綸內外憂勤億兆使君臣協和天下緝穆上代已來何后之功得以仰比如有可擬則

從衆議堯雖禀子禪舜而舜自有聖徳不假堯成及其徂也猶四海遏密終於三年今慈育之恩詔敎之徳尋之曠代未有匹擬既受非常之恩寧可違其常式况未殊一時而公卿欲令即吉冠冕黼黻行禮廟庭臨軒設懸饗會萬國尋事求心實所未忍髙閭對曰臣等遵承册令因循前典惟願除衰即吉親理萬機至徳所在陛下欽明稽古周覽墳籍孝性發於聖質至情出於自然斟酌古今事非臣等所及李彪曰當今雖治風輯移民

庶晏然江南有未賔之吴朔北有不臣之虜東西二藩
雖文表稱順情尚難測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
魯公帶絰從師晉侯墨衰敗寇往聖無譏前典所許如
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
念戎旅之事以廢喪紀哉李彪對曰昔太伯父死適越
不失至徳之名夫豈不懷有由然也伏願抑至慕之心
從遺告之重臣聞知子莫若父母聖后知陛下至孝之
性也難奪故豫造金册明著遺禮今陛下孝慕深遠果

不可奪臣等常辭知何所啟帝曰太伯之言有乖今事諸情備如前論更不重叙古義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麻朕則當除衰闇默委政受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已下復為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哀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感痛彌深

宣武帝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

陳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以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士孫景邕劉懷義封軌高綽太學博士袁昇四門博士陽寧居等議嫡孫後祖持重三年不為品庶生二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卿劉芳議案喪服乃士之正禮含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别標顯至如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通庶人以為差謬何

以明之禮稽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既如此分明豈得通於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人祭於寢也兼累世承嫡方得為嫡子嫡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又鄭玄别變除云為五世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矣案喪服經無嫡孫為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為長子三年嫡孫碁傳及注因說嫡孫傳重之義今世既不復為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

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準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
下士庶人在官復無斯禮考之舊典驗之今世則茲範
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朞為允景邕
等又議云喪服雖以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
自大夫不世每條標列逮於庶人含而不述比同士制
無復疑也唯有庶人為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
於孫祖且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
三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霜露既濡異識咸感承重主嗣

寧甄寢廟嫡孫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以下皆不殊
承襲末代僭差不可以語通典是以春秋譏於世卿王
制稱大夫不世此明訓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為祖三年
正文而有祖為嫡孫者豈祖以嫡服己己與庶孫同為
祖服朞於義可乎服祖三年此則近世未嘗變也準古
士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即古之朝士也假令終德
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斯遂況乃官歷士流當訓章
之運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

芳又議國子所云喪服雖以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謂一篇之内全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孫傳重専士以上此經傳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喪服變除云父為長子斬自天子達於士此皆士以上乃有嫡子之明據也且承重者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廟主了不云寢又其證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穀梁近儒小道之書至如左氏詩易尚書論語皆有典證或是未寤許叔重五經異議云今春秋公羊穀梁説卿大夫世位則

權并一姓謂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曰世選介勞予不絕介善詩云惟周之士不顯亦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絶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也斯皆正經及論語士以上世位之明證也士皆世祿也八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觀此據可謂覩其綱未照其目也案晉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無從故以第八品準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從若以其員外之資為第

十六品也豈得為正八品之士哉推考古今謹如前議景邕等又議喪服正文大夫以上每事顯列唯有庶人含而不言此通下之義了然無惑且官族者謂世為其功食舊德者謂德侯者世位興滅國繼絕世主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絕者耳且金貂七眊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得言世祿乎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祥不及所繼求還為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即晉世之成規也尚書邢巒奏依

芳議詔曰嫡孫為祖母禮令者處士人通行何勞方致疑請也可如國子所議

宣武帝時廣川王諧薨詔曰朕宗室多故從弟諧喪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王公已上至於卿司已下故應爾自漢已降多無此禮朕欲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諸王有朞親者為之三臨大功之親者為之再臨小功緦麻為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

大殮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總衰而吊既殯之後總麻理在無疑大殮之臨當否如何為須撫柩於始喪為應盡哀於閱棺早晚之宜擇其厥中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敏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至聖慈仁方遵前軌志必哀喪慮同臣等以為若朞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殮之臨伏如聖旨

孝明帝熙平二年太尉清河王懌表曰臣聞百王所尚莫尚於禮於禮之重喪紀斯極世代沿革損益不同遺風餘烈景行終在至如前賢往喆商攉有異或並證經文而論情别緒或各言所見而討事共端雖憲章祖述人自名家而論議紛綸理歸羣正莫不隨時所宗各為一代之典自上達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孫之儀專擅於漢朝王肅之禮獨行於晉世所謂共同軌文四海畫一者也至乃折旋俯仰之儀哭泣升降之節去來闔巷之

容出入閨門之度尚須疇咨禮官博訪儒士載之翰紙著在通法辯答乖殊證據不明即詆訶疵謬糾劾成罪此乃簡牒成文可具閱而知者也未聞有皇王垂範國無一定之章英賢贊治家制異同之式而欲流風作則永貽來世比學宮雖建庠序未修稽考古今莫專其任暨乎宗室喪禮百寮凶事冠服制裁日月輕重率令博士一人輕尒議之廣陵王恭北海王顥同為庶母服恭則治重居廬顥則齊朞堊室論親則恭顥俱是帝孫語

貴則二人並為藩國不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俄為舛駮莫有裁正懿王昵感尚或如斯自兹已降何可紀極歷觀漢魏喪禮諸儀卷盈數百或當時名士往復成規或一代詞宗較然為則況堂堂四海藹藹如林而令喪禮參差始於帝族非所以儀刑萬國綴旒四海臣忝官台傅備位喉脣不能秉國之鈞致斯爽缺具瞻所誚無所逃罪謹畧舉恭顯二國不同之狀以明喪紀乖異之失乞集公卿樞納内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使禮

無異準得失有歸并因事而廣永為條例庶塵岳沾河

徵酬萬一

北齊文宣帝天保中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為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子孫弟中書舍人刁柔以為無嫡子立嫡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柔按禮立嫡以長故謂長子為嫡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為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名本為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

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鄭注曰仲子為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曰不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為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

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為父後者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為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為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子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為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為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為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既得為祖服斬而不得為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立嫡子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

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復云嫡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者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絶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為名嫡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禮有損益代相沿革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為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

後周宣帝即位髙祖葬訖便議即吉京兆丞顔運上䟽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既從事訖便除文軌之内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

唐太宗貞觀二年將葬故息隱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書右丞魏徵與黄門侍郎王珪請預陪送上表曰臣昔

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釁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從夷戮負其罪戾寘錄周行徒竭生涯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岡有感追懷常恨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帝義而許之於是宮府舊僚吏盡令送葬

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比聞京城士庶居父母喪者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辭於弔問拘忌輟哀敗俗傷風極乖人理宜令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

十一年帝詔羣臣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見也上古垂風未聞於封樹後聖貽則始備於棺槨譏僭侈者非不愛其厚費美儉薄者實亦貴其無危是以唐堯聖帝也穀林有通樹之說秦穆明君也槖泉無邱隴之處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

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隱斯皆懷無窮之慮成獨決之明乃便體於九泉非徇名於百代者洎乎闔閭違禮珠玉為鳧鴈始皇無度水銀為江海季孫擅魯斂以璠璵桓魋專宋葬以石槨莫不因多藏以速禍由有利而招辱玄廬既發致焚如於夜臺黄腸再開同暴骸於中野詳思曩事豈不悲哉由此觀之奢侈者可以為戒節儉者可以為師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戰惕雖送往之典詳諸儀制失禮之禁著在刑書而

勳戚之家多流通於習俗閭閻之内或侈靡而傷風以厚葬為奉終以高墳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彫刻之華靈輀明器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貧者破資産而不逮徒傷教義無益泉壤為害既深宜為懲革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自今以後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縣官明加檢察隨狀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勳戚之家仍錄奏聞

十四年太宗謂禮官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

服又舅之與姨親疎相似而服紀有殊未為得禮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是月尚書八座與禮官定議曰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别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下非從地出在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降殺隨恩有薄厚皆稱情以立文原夫舅之與姨雖為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

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之情為姨居喪五月徇名喪實逐末棄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兹乎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逺之也禮云繼父同居則為之朞未甞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緦麻然則繼父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固知制服雖繼於名文蓋亦緣恩之厚薄者

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育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愛同骨肉於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蓋

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於時上無掊主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欝於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陛下以為尊卑之叙雖煥乎已備喪紀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觸類傍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或抑或引兼名兼實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變薄俗於既往埀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謹按曾祖父母舊

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朞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緦麻請加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詔從其議

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喪親也故孔子云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自天子逹於庶人也又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近代帝王遂行漢儀以日

易月之制甚乖於禮典朕昨見徐幹中論復三年喪篇義理甚精審深恨不早見此書所行大疎畧但知自咎自責追悔何及因悲泣久之

太宗時武官丁艱憂屢有起復者魏徵諫曰國家草創之初武官不格喪制天下今既安定不可仍奪其情必有金革之事自有墨線之經帝曰朕思之然為武事未息如不可即止

豫章公主薨徵上奏曰自豫章公主薨逝陛下久著素

服羣情悚慄咸不自寧臣聞古之王者絶於朞服此乃前書典禮列代舊章陛下發上聖之慈深下流之慟素服以來遂經旬月悼往之義足為加隆伏願割無已之痛從先王之禮攺御常服以副羣下之心臣濫蒙重任不敢寢默帝從之

髙宗時衡山公主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于志寧以為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喪湏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朞而圖婚

二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除從吉此漢文創制為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恐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

中宗時韋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左臺侍御史唐紹言鼓吹本軍容黄帝戰涿鹿以為警衛故曲有靈夔吼雕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詔葬得無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

參設容得接閨闈哉在今五品官婚葬無給鼓吹者唯京官五品則假四品蓋班秩在夫若子請置前詔用舊典不省

玄宗開元初田再思上服母齊衰三年議曰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威降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隅以報免懷之慈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曁乎中葉方有歲年禮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

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
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殊厭降之儀以標
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
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為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
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
在魯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子張問高宗諒陰三
年不言不聽其子服出子游為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
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

髙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已來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説者紛然鄭玄以為二十七月王肅以為二十五月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子繼育乃為之服又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摯采古求遺互為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故曰㑹禮之家名為聚訟寧有定哉而父在為母三年行之已逾

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宗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為律後王所是著而為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仁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跡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

愚人跂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樸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贄羔鴈珪璧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則墨劓宮刖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不五十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邱甸以立征税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分土五等父死

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裘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庠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為痛心可為慟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不能母之親子也賢而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為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麤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盡憖於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

同爨服緦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衣苴葉季父不服緦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翟輔論舅之寃甯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矣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乖俗情今貶舅而宗姨是陋今而榮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輙為刊復實用有疑

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曰古者父在為母朞繐靈而

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曰會禮之家比聚訟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為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閡人子之情愛一朞服於其親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中父在為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没行服再朞不可謂宜禮女子

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為母服朞統一尊也今不任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不可不察書留未下履冰即極陳父在為母立几筵者一朞心喪者再朞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夫聖人豈蔑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昔武后陰儲篡謀豫自光崇升朞齊抗斬衰俄而乘陵唐家以啟釁階孝和僅得反正韋氏復出酖殺天子幾亡宗社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

母姑姊妹等且齊斬已有升降則歲月不容異也此迂生鄙儒未習先王之旨安足議夫禮哉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身之憂謂何限一朞二朞服哉聖人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後釋彼伯叔姑姊爲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母齊父斬不易之道也左散騎常侍元行沖議曰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喪杖朞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

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免官齊而朞心喪二年情己申而禮殺也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令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謂之禮可乎姨無從母之名以母之名以母之女黨加於舅服不為無禮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為適帝弗報

二十三年詔書服紀所未通者令禮官學士詳議太常韋縚上言禮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而堂姨舅母恩所不及焉外祖父母

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緦麻三月皆情
親而屬疏也外祖正尊服同從母姨舅一等而有輕重
堂姨舅親未疏不相為服親母舅不如同爨其亦古意
有所未暢且外祖小功此為正尊請進至大功姨舅儕
親服宜等請進舅至小功堂姨舅以疏降親舅從母一
等親舅母古未有服請從祖免於是韋述議曰自高祖
至玄孫并身謂之九族由近及遠差其輕重遂為五服
傳曰外親服皆緦鄭玄曰外親之服異姓正服不過緦

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緦以匹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者有以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則父母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則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聖人究天道厚祖禰繫姓族親子孫則母黨之於本族不同明甚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貳也為人後降其父母喪女子嫁殺其家之喪所存者逺抑者私也若外祖及舅加一等而堂

舅及姨著服則中外其別幾何且五服有上殺之義伯叔父母服大功從父昆弟亦大功以其出於祖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以其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皆緦以其出於高祖服不得過高祖也堂姨舅出外曾祖若為之服則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亦可制服矣外祖至大功則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緦推而廣之與本族無異棄親錄疏不可謂順且服皆有報則

堂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當服聖人豈薄其骨肉恩愛哉蓋本於公者末於私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茍可加也則可減也如是禮可隳矣請如古便楊仲昌又言舅服小功魏徵嘗進之矣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堂舅堂姨舅母皆升袒免則外祖父母進至大功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而報以大功則本宗之庶孫用何等邪帝手勅曰朕謂親姨舅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喪不得全降於舅宜服緦堂姨舅古未有服朕思睦厚九族宜袒

免古有同爨緦若比堂姨舅於同爨不已厚乎傳曰外親服皆緦是亦不隅堂姨舅也若謂所服不得過本而復為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制服亦何傷皆親親敦本意也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奏言外服無降甥為舅母服舅母亦報之夫之甥既報則夫之姨舅又當服恐所引益疏臣等愚皆所不及詔曰從服六此其一也降殺於禮無文皆自身率親為之數姨舅屬近以親言之亦姑伯之匹可曰所引疏耶婦

人從夫者也夫於姨舅既服矣從夫而服是謂睦親卿等宜熟計耀卿等奏言舅母緦堂姨舅袒免請準制旨自我為古罷諸儒議制曰可

玄宗時欲增喪服加外祖大功舅小功堂姊若舅舅母袒免太子賔客崔沔奏曰禮本於家正家正而天下定家不可以貳故父以尊崇母以厭降是以內服齊斬外服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將戎禮先亡也比制唐禮推廣

舊恩故弘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亡可不戒哉

代宗大歷元年峽州別駕顏真卿上議曰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懸鄭註云謂去藏之弛謂釋下也是知哀輕者則釋哀重者則藏又按庾蔚之禮論云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享萬國不設樂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喪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充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又章皇后哀恨未終后主已入廟

博士徐乾議曰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叔向猶議其宴今不宜懸宋書禮志云晉武帝以來國有大喪廢樂三年又按江都集禮說晉博士孔恢朝廷遏密懸而不作恢以為宜都去懸設樂為作不作則不宜懸孟獻子禫懸而不樂自是應作耳故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非謂不應作而猶懸也國喪尚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庭又徐廣晉史曰聞樂不怡故申情於遏密諒闇奪服慮政事之荒廢是故乘權通以變常量輕重以

降差臣以周禮去樂之文宋志終喪之證徐廣之論寧
戚孔恢之說禫懸理既可憑事又故實伏請三年未畢
都不設懸如有齊衰喪及遇大臣薨歿則量輕重懸而
不作

代宗崩羣臣朝夕臨常衮哭委頓從吏或扶之中書舍
人崔祐甫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衮恨之會議羣臣喪
服衮以為禮臣為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
玄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羣臣

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遵遺詔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别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衮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

德宗即位初詔元陵制度務從優厚刑部員外郎令狐峘上疏曰遺詔務從儉薄而今欲優厚豈顧命之意耶上優詔答之及將發引上見轀輬車不當馳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

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

貞元初暢當為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子為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為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若不變除則東宫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

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為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召問當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令羣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為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為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縗還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

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毋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欝夫政以德為本德以孝為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為母朞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為得禮德宗遣内常侍馬欽叙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

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
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
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
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為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
也以臣子為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朞
喪以下緫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
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母禮異而
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恐使失令名哉

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
禮皇后父母服十三月從朝㫖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
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㫖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
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縗奉朝歸
宫衰麻酌變為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
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內謁即
墨服復詔問質質以為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之
文遠甚宰相乃言居太子皇后喪至朝則抑哀承慈實

臣子至行唯心與服內外宜稱今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內臣謂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內事非至誠乖於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晉代叔則為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縣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

九年蔣乂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占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乂上疏

以為墨線禮本緣金華未有奪喪尚主者繆盩典禮違人情不可為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又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為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毋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為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

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侯攺服晉襄墨縗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縗服衣冕裳去塋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為朝廷爽法疏入帝迂其言

憲宗以正月崩有司議葬用十二月下宿博士王彦威建言天子之葬七月春秋之義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葬一人故過期不葬則譏之高祖中宗葬皆六月太宗四月高宗九月睿代二宗皆五月德宗十月順

宗七月惟玄肅二宗皆十二月有為為之非常典也且葬畢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皆卜日今葬卜歲暮則畢祔在明年正月是改元慶賜皆廢矣有詔更用五月穆宗即位荒酒色景陵始復土即召李光顔於邠寧李愬於徐州期九日大宴羣臣右拾遺李珏與宇文鼎溫畬韋瓘馮約同進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顔等將與百官高會且元朔未改陵土新復三年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之使未還遏密弛禁本為齊人鍾

鼓合饗不施禁内夫王者之舉爲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顔愬忠勞之臣方盛秋屯邉如令訪謀猷付疆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爲厚邪帝雖置其言然厚加勞遣

昭宗時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兵部侍郎韓偓當草制工言曰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峩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毁瘠則廢務勤恪則忘

哀此非人情可處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范鳴謙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二

明 楊士竒等 撰

禮樂 喪禮

宋真宗景徳初禮官詳定明徳皇太后靈駕發引於京師正地權攅依禮埋懸重升祔神主安易上言曰禮云既虞作主虞者已葬設吉祭也明未葬則未立虞主及神主所以周制但鑿木為懸重以主神靈王后七月而

葬則埋懸重掩玄堂凶仗轀輬車龍輴之屬焚於柏城訖始可立虞主吉仗還京備九祭復埋虞主然後立神主升廟室自曠古至皇朝上奉祖宗陵廟行此禮何以今日乃違典章苟且升祔方權攢妄立神主未大葬輒埋懸重且棺柩未歸園陵則神靈豈入太廟奈柏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望約孝章近例但於壬地權攢未立神主升祔凶儀一切祗奉俟丙午年靈駕西去園陵東回祔廟如此則免於顛倒不利國家乃詔有司再加詳定判

禮院孫何等上言按晉書羊太后崩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不作又按禮王后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則天地之祭不廢遂議以園陵年月不便須至變禮從宜又緣先準禮文候神主升祔畢方行享祀若俟丙午歲則三年不祭宗廟禮文有闕況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禮合升祔遂與史館檢討同共參詳以為廟未祔則神靈不至伏恐祭祀難行攢既畢則梓宫在郊可以葬禮比附遂按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也既不欲穿

壙動土則龍輴攢木題湊冡槨上四柱如屋以覆盡塗之所合埋重一依近例便可升祔神主安易妄言以凶仗為凶穢目羣官為顛倒指梓宮為棺柩令百司分析園陵況瀆聖聰誣罔臣下安易又云昔日覩羣官盡公奉二帝諸后並先山陵後祔廟今日覩羣官顛倒奉明德皇太后獨先祔廟後園陵者今詳當時先山陵後祔廟蓋為年月便順別無陰陽拘忌今則年月未便理合從宜未埋重則禮文不備未升祔則廟祭猶闕須從變禮以合聖情兼明德

皇太后將赴櫂欑而安易所稱柏城未焚凶仗則凶穢
唐突祖宗按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鄭玄
注云謂遷柩於廟又云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
廟而後行商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今亦遥辭宗廟
而後行豈可以禮經所出目爲顛倒吉凶具儀謂之唐
突哉又云孝章皇后至道元年崩亦縁有所嫌避未赴
園陵出京櫂欑之時不立神主入廟直至至道三年西
去園陵禮畢然後奉虞主還京易神主祔廟以合典禮

今詳當時文籍緣孝章為太宗嫂氏上僊之時止輟五日視朝百官不曾成服與今不同初亦無詔命令往廟享今明德皇太后母儀天下主上孝極曾顔況上仙之初即有遺命權停享祀今按禮文固合如此安易荒唐庸昧妄有援引以大功之親比三年之制欺罔君上乃至於斯況安易以訐直自負所詆者無非良善以清要自高所尚者無非鄙俗名宦之志老而益堅詩書之文懵而不習本院所議並明稱典故旁考時宜雖曰從權

粗亦稽古請依元議施行從之

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張廓言京朝官丁父母憂者多因陳乞與免持服且忠孝恩義士所執守一悖於禮其何能立今執事盈庭各務簡易況無金革之事中外之官不闕不可習以為例望自後並依典禮三年服滿得赴朝請

天禧四年御史臺言文武官併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下太常禮官議曰按禮喪服小記云父母

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没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云没猶終也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又杜預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

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虞訖反服父之服既除練則服母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則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未終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終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母之服臣等參考典故則是隨其先後而除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請依舊禮改正

仁宗景祐二年禮儀使上言曰天聖五年太常禮院言自來宗廟祠祭皆宰臣參知政事行事每有服制旋復

改差多致妨闕檢會唐會要貞元六年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監祭御史以禮有緦麻已上喪不得饗廟移牒吏部詰之吏部奏准禮諸侯絶周大夫絶緦者所以殺旁親不敢廢大宗之祭事則緦不祭者謂同宫未葬欲人吉凶不相黷也魏晉已降變而從權緦已上喪服假滿即吉謂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則無事不可故於祭無妨乞令凡有緦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許吉服赴祭同宫未葬雖公除依前禁之詔從之又

王涇郊祀錄緦麻已上喪不行宗廟之祭者以明吉凶不相干也貞元吏部奏請得許權改吉服以從宗廟之祭此一時之事非舊典也今本院看詳律稱如有緦麻已上喪遣充掌事者笞五十此唐初所定吏部起請皆援引典故奉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後雖王涇著郊祀錄是一時之事非舊典也又別無詔敕改更是以歷代止依貞元詔命施行至大中祥符中詳定官請依郊祀錄緦麻以上喪不預宗廟之祭今詳貞

元起請證据分明王涇所說別無典故望自今後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免致廢闕

寶元元年右司諫韓琦上奏曰臣昨奉使還闕竊聞朝廷自西事以來兩次非時就宅宣召兩府臣寮在外不測事宜人情驚駭當時物議以謂有失持重之體日近復知西京謠言虛驚煩於止遏昨日午後又聞就宅宣兩府臣寮入内搢紳士庶無不憂惑至晚方知只是魏國夫人薨謝陛下雖隆乳母之愛其如在禮止為緦麻

三月之服若言乎親則非近也若言乎尊則不崇也此止可一中人傳詔於宰臣之第令議而奏之何必徧宣近輔震恐都人事往不追後當為戒臣欲望每有國家體大之議邊鄙機宜之急合與兩府臣寮商量處置者務從審密以安人心不宜倉卒以動羣聽臣又以送終之厚前載所非今魏國夫人於陛下親服既疎葬禮亦當簡儉望陛下勿聽左右張皇過為奢侈況國家西鄙設備兵須未豐正宜節用聚財之秋不可更為無益之

費言或可采幸賜納用

慶歴元年右正言孫沔乞權住豫王葬禮奏曰臣伏覩豫王以遊巡致疾奄棄妙齡人神共悲嘆戚何及況陛下以一人繼體之大慈父鍾愛之心變禮伸情追爵制服故四方知陛下思念之懷悲慼之意亦已至矣使天下為父者足以仰仁慈之道也竊聞欲取五月中葬於永定陵以春秋之義固為得禮蓋陛下以哀痛之深無以盡其意而欲飾終顯跡冀竭精志雖使死者有知亦

無所益諒大聖至明無幽不照豈於此事更有所疑實以情所未忍遂起此議今左右大臣宗親中闈皆為皇眷軫悼未敢直請緩期竊恐因仍成事難復救論臣職當建言故非獲已當君父痛切之際而復不能將順其旨獲罪必矣臣豈惜一黜而誤陛下之遠謀朝廷之大計也然豫王未可葬者三悉數以陳願賜詳覽且一品之葬禮式甚煩百日之間工役難就啓土攏山驅人勞衆諸宮因此葬者亦多所費之財非五十萬未能畢事

今三司力屈百計收斂邊鄙宿兵未得豐足豈宜以三歲之恩忘四方之事此未可一也又京洛之間衝要之所自昊賊侵軼國家征討餽運粮草齎送甲兵往還騷擾民頗不聊配率科徭歲無虚刻塋墓若此縣與州郡如何供給此未可二也復況西賊竊伺中國已經數年以水旱不調謂得天時以將帥不和謂合人事巧搖百端思欲一決今若因我之憂起役之次或盡兵力以幸此災益啓戎心轉為邊患此未可三也臣所見至愚固

未為得庶盡懇切上補聰明欲乞權宜就近安殯俟西事稍定一二年間具禮改葬正合典儀伏望皇帝陛下以禮制情以義斷恩以祖宗社稷為心以安危休戚是念無執小節以妨永圖臣恭聞真宗皇帝四十餘方長育陛下司牧羣生為世真主今陛下盛德形容始三十歲受萬世無疆之福何患乎錫羨之嗣脫也伏乞養氣保神順時進膳特寬聖慮專斷邦畿則天下幸甚
洒又奏曰臣聞忠臣切言非欲被狂名於時在回君心

而已聖人納善非以啓衆議之口在惜國體而已故帝王舉一事出一令有不便於時未合於衆必容三諫以達四聰實冀再思利害周察體宜一說中幾萬有蒙福破柔邪之謀開明哲之志不惟其大亦以為難臣非不知犯顔不若取媚趨險不若偷安苟人人自圖恐非國家之利恭惟皇帝陛下仁明同堯舜恭儉若文景大度包荒純誠愛物好善無厭從諫弗咈接臣下以從容形温潤於顔色是使至愚得以盡慮況臣非才叨備諫列

豈可見事自隱以一言為供職遂與衆退黙起外廷竊議臣所不取也是敢再陳狂瞽上瀆聖明惟陛下察之聽之容之畢之而已臣若以此獲譴實亦無恨近以豫王卜葬曾上封奏細陳其事又前日崇政殿進對三復盡意雖言拙識淺不足以動天聽乃知聖心唯切思念故非確然意不可轉此恐陰陽術數之流左右纖佞之輩巧陳厭勝多說災祥上惑視聽以此未決臣伏願以天時人事國計未便者察之中春卜地盛夏起墳鑿土

穿山六十餘穴損害生命役人勞衆數十萬工衝冒暑熱適在毒日流爍更或大雨霖潦修治橋路供億頓遞不害於民何以集事此天時未便者一也豫王最幼殤禮為下諸宫附葬族屬多長以卑動尊亦非順也邊方士卒衣食不足而藏寶於地下郡邑人民配率無數而勞生奉死者此於人事未便者二也西鄙屯戍三十餘萬省司歲用百計不支鬻一廷尉官纔得九千斛免一里胥役不過數百貫調發已勞用度不給況南郊在今

冬賞費千萬其為窘急故亦可知今一品儀仗尚用千餘人附葬諸喪各備執事車騎導從僅萬餘衆往復勞撓非五十萬緡恐未能畢事此於國計未便者三也此非獨臣言乃三事大夫有識者之言也陛下貴為天子以一幼子展送終之禮庶盡其愛亦未為過其為未便者以時有所妨爾蓋國家多事之際在陛下割慈忍愛克己復禮為天下蒼生計況西賊猖熾敗軍殺將人心憂危未有安策而重三歲之念忽萬姓之苦陛下以為

如何且天下安雖未有子亦不足為憂也若天下危雖有子得不為慮哉況其奉死者也臣又觀欲了葬者有三諸宮國戚一也中人監護二也司天陰陽三也皆旁集己事而利進身也今三事大夫有識者意有補益而未能回上心者遠也國戚監護陰陽者事有所損而能伺上意者近也伏望陛下察遠近之言究損益之本則王之葬禮庶幾權止矣昨日又見敕旨差朝臣減省費用此乃陛下所慮至微至悉之深也然恐此二人力未

足爲監護中貴大臣所信而能節制也不若俟一二年間中外稍安備禮改卜亦爲王者之先而天下之幸也今陛下當悲悼之際微臣無將順之心而煩辭寡識干瀆天聽尚冀感回暫息勞費則誅責之罪逃避何及

至和元年沔爲樞密副使論張貴妃喪禮過制疏曰臣最處孤迹特荷聖恩如遇有聞事干大體不敢隱默自求安全苟狂言有所開悟雖誅責亦足補報竊見貴妃天亡上心感悼欲加異禮尤宜節情史筆一書後世爲

戒故不可不謹也臣雖叨近班莫聞中議實有所疑合具陳奏庶幾更資討論免貽中外之議

一皇儀殿乃祖宗太后權厝之所今遷妃子在內恐非一品所宜必是倉卒之間禮官之失又聞諸宫之親朝夕聚衆縗裳千人號泣踰月且正寢至近在上全無避忌何僭如是使魂而有知必不得安況凶穢之氣干犯尊嚴尤為不便懼知禮者傳笑四方更乞酌其舊典速行遷殯庶協中道

一恭德之謚蓋禮官務取美名以奉上意未暇開陳恐成敗事至於三朝聖后以孝以章皆以後来孝思尊易謚法今貴妃便以恭德為號實可驚駭詳稽前志無此失禮何況因情自我為繆必致起謗上玷聖明唯乞審議免貽後誚至於郭氏張氏二后並無謚號前規盡在速乞削去恭德二字

一園陵監護使竊見郭后張后並在奉先殯蓋於體不宜起陵議葬於西京今以貴妃特欲興陵之役

未知以何名擇地而為制度人臣豈敢盡言況今
經冬無雪數千里災旱加之疾疫是四方多虞之
時宜且靜以鎮之若役萬兵之衆費百萬之財於
國賦民力實為大損不若便俟豐年徐議其制臣
前日聞宰臣初議殯殯於普安院最為得體
臣愚鈍少文久守外方不盡知朝廷體要聞有識者皆
以奉貴妃之議太過盖佞人阿旨不以直道裨聖意將
以服勞而求爵賞爾況禮不自天降地出在於人情而

已苟得其中則為後世令典朝家延洪慶基百年中外無患難者蓋仁義深而禮法正爾陛下當為祖宗惜之伏望遷妃子之靈出皇儀殿罷哭泣之儀去恭德之號省園陵之名然後重加詳酌所貴中禮天下幸甚干瀆天威難避誅責臣不勝惶懼激切之至

慶歷二年知諫院歐陽脩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曰臣近見丁憂人茹孝標居父之喪來入京邑奔走權貴營求起復已為御史所彈又聞新及第進士南

宫覲聞母之喪匿不行服得官娶婦然後徐歸見在法寺議罪孝標官為太常博士覲在場屋粗有名稱此二人猶如此則愚俗無知違禮犯義者何可勝數矣蓋由朝廷素不以名教獎勵天下而禮法一隳風俗大壞竊以風化之本由上而下伏見赳復龍圖閣待制楊察累有章奏乞終母喪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行惟孝與忠察以文中高科官列近侍而能率勵頹俗以身為先陛下宜曲賜褒嘉遂成其志使遷善化俗自察而始豈可

不通人情膠執舊弊推禄利之小惠廢人臣之大節臣謂近侍奪情本非軍國之急不過循舊例示推恩而已令察以節行自髙志在忠孝知貪冒禄利為可恥若朝廷奪其情使其於身不得成美行而於母有罔極之恨豈足謂之推恩乎方今愚俗無知違犯禮義至使繫獄訟嚴刑罰而不能禁止脫有一人欲守名教而全忠孝以勵天下者又為朝廷不許則風俗之弊其咎安在伏乞早降恩旨許其終喪不獨成察之志亦以為朝廷之

美

四年脩論葬荆王劄子曰臣伏覩朝旨雖差宋祁監護故荆王葬事然未見降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有司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拘忌之説陛下聰明睿聖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聞有勞民枉費之説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勑葬大臣浮費枉用之物至多豈是朝廷本意皆為主司

措置之失致人因緣以為奸爾今若盡節浮費及絶其侵蠹而使用物不廣則將復以何辭而云不葬臣不知所司曾將一行用度計定大數否内若干是浮費若干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至多而力不可辦則緩之可也若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浮費多則可削去浮費而已今都不計度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曰必須遵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為便然須先乞令

王堯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內浮費不急者一一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節減雖至儉薄理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侈葬古人之惡名今避儉葬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之年以就侈葬則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辦則乃過言之甚也然外之輿議為國家論事體者皆云葬則為便今朝廷議者分而為二顧物力者則不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者則不

思財用辦否各執偏見議久不决以惑陛下之聰明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可為不葬之害所失則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修葬成王之惡名一也信巫卜之説而違典禮二也目下減節力所易為他時豐足理或難待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閟不得安宅而神靈則無歸三也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心四也今天下物力雖乏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

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謂葬則為便者也荆王於國屬最尊名位最重伏乞早令定議無使後時

脩又論葬荆王一行事劄子曰臣風聞已有聖旨荆王葬事令三司與太常禮院及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浮費此足見陛下厚於皇叔之恩念民惜費之意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事欲愛民節用而常枉費勞人葢為議事之初不得其要或失於不精審者有四民間不科配一也州縣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

禁其呼索三也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須以邀名譽四也茍絶此四者則無大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張海驚刼之後不可更有誅求臣今欲乞指揮三司應是合要之物並須官給不得民間科買仍乞先將一行儀仗人馬并送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數然後劄與京西令依數供頓則可無廣費自荆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令其自往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頓合供飲食外不得數

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别以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并呼索並以入己贓論仍乞御史裏行一人隨行糾察其數外帶人及州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已亦從違制若託以供應為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贓論如此防禦方可杜絶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心

慶歷三年集賢校理余靖上奏曰臣伏見陰陽尅擇官狀申皇子故鄂王殮被服並取今月初四日又伏見每

年正月五日紫宸殿開宴管領契丹賀正人使切恐有司循故事申舉以戎使為重依例作樂開宴臣身為禮官故敢先事言之竊以故鄂王雖在襁褓是為無服之殤其如已賜爵命當同成人之例父子天性豈能無戚今日服之而明日宴樂情何以安且臣寮之家遭此喪尚當給假況萬乘之主因戎狄之使不得申其私恩深可痛也臣以為若不得已宣召與禮食而徹去聲樂親遣大臣告諭戎使以皇帝有嗣續之痛故罷去聲樂非

有輕重於北朝也戎狄同有父子不敢以此為恨昔周景王以子喪既葬而與宴春秋譏之以為失禮古者卿佐之喪雖有祭祀尚猶廢樂況在親父子乎臣不勝區區之至

太常禮院上議曰禮記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大也請不以文武品秩高下並聽終喪時以武臣入流者雜難盡解官詔自今三司副使已上非領邊寄並聽終制仍續月奉武臣非在邊而願解

官者聽凡奪情之制文臣諫舍以上牧伯刺史以上皆
卒哭後恩制起復其在切要者不候卒哭内職遭喪但
給假而已願終喪者亦聽惟京朝幕職州縣官皆解官
行服亦有特追出者凡公除與祭

四年參知政事范仲淹奏議葬荆王疏曰昨日奉聖旨
令中書熟議荆王葬事者臣謂此議有三其一曰年歲
不利此陰陽之説也其二曰財用方困此有司之憂也
其三曰京西寇盜之後不可更有搔擾此憂民之故也

臣又别有四議乞陛下擇之其一曰諸侯五月而葬是自古不易之典今年歲不利之說非聖人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財利雖困豈不能葬一皇叔耶陛下常以荆王是太宗愛子真宗愛弟雖讒惑多端陛下仁聖力能保全使得令終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恐未副太宗真宗之意臣為陛下惜之豈不防天下之竊議哉更乞檢會先朝諸王之薨有無權厝之者其三曰自来敕葬多是旋生事端呼索無筭

臣請特傳聖旨令宋祁王守忠與三司使副并禮官聚議合要物色務從簡儉畫一聞奏與降敕命依所定事件應副更不得於敕外旋生事節枉費官物仍出聖意特賜内藏庫錢帛若干備葬事使三司易為應副如此則陛下孝德無虧光於史策其四曰自来勑葬枉費太半道路供應民不聊生臣請特降嚴旨荆王二子并左右五七人送葬外其餘婦人合存合放便與處分更不令前去自然道路易為供頓大減冗費既減得費耗又

存得典禮此國家之正體也乞聖慈從長處分臣待罪政府不敢不盡

七年禮官邵必上言曰古之臣子未有居父母喪而輒與國家大祭者今但不許入宗廟至於南郊壇景靈宫皆許行事按唐吏部所請緦服既葬公除者謂周以下也前後相承誤以為三年之喪得吉服從祭失之甚也又據律文諸廟享有緦麻以上喪不許執事祭天地社稷不禁此唐之定律者不詳經典意也王制曰喪三年

不祭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廢尊也是指王者不敢以私親之喪廢天地社稷之祭非謂臣下有父母喪而得從天子祭天地社稷也兼律文所以不禁者亦止謂緦麻以上周以下故也南郊太廟俱為吉祀奉承之意無容異禮今居父母喪不得入太廟至南郊則為愈重朝廷每因大禮侍祠之官普有霑賚使居喪之人得預是事是不欲慶澤之行有所不被柰何以小惠而傷大禮近歲兩制以上並許終喪惟於武

臣尚仍舊制是亦取古之墨縗從事金革無避之義也然於郊祀吉禮則為不可下禮院議曰郊祀大禮國之重事百司聯職僅取濟集若居喪被起之官悉不與事則或有妨闕但不以慘黲之容接於祭次則亦可行請依太常新禮宗室及文武官有遭喪被起及卒哭赴朝參者遇大朝會聽不入若緣郊廟大禮惟不入宗廟其郊壇景靈宮得權從吉服陪位或差攝行事詔可

至和元年孫抃論温成䕶葬宜減損正禮疏曰臣在病

假中聞朝廷議貴妃事累具劄子論奏數日間留中不降今制命已出必不可更生議論但臣愚深為聖朝惜此一舉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諭四方言前追冊之命止旌褒貴妃生前勤效若挺身以衛宸極割臂以書奏章之類其將來護葬次第宜減損正禮務從簡易至於諸般遺賞恩例並須一一檢尋國家故事施行如此則尚可以稍救前失惟新聖德方今自秋不雨終冬無雪春陽浸遠粟麥未敷人心皇皇疾疫相繼災異之大莫

甚於此陛下恤民勞憂國力答天意順物情在此行也

臣不勝拳拳之至

五月拜為御史中丞又論張貴妃進冊皇后疏曰臣伏見貴妃薨逝陛下以數年内助之益議欲追冊后謚舉行園陵號名既崇事體尤重參較禮典頗未合宜況自去年秋冬至於春首雨雪不降粟麥未數必慮百司難為供應伏望陛下先詔大臣商榷次命禮官議定然後施行所貴聖朝事典動有根據亦所以惜人力而答天

意

抃又乞改差以次臣僚監護温成皇后葬事疏曰臣伏

以國家禮制隆殺從宜本緣人情匪自天降規模法式

中外觀瞻得之則取重朝廷失之則貽誚天下臣伏覩

温成皇后禮葬初命參知政事劉沆為監護之職當時

物論或未為非今沆爰立作相謂宜立須改差奈何重

惜更張膠固不變風憲論列陛下所宜留神相臣懇辭

陛下所宜開可上守祖宗之軌範下從臣子之讜言念

公相爕理之非輕俾后妃終始之如禮伏況自啓殯祭窆制度繩墨一切辦集定無闕事其監護職除宰相外欲乞速賜改差以次臣僚免使虧本朝之典禮取後代之譏議臣寫誠瀝血所難盡言伏惟陛下思之慎之特賜采納則天下幸甚

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論董充媛賜謚冊禮疏曰臣伏見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陛下親為之輟朝掛服羣臣進名奉慰又命有司為之定謚及行策禮

於葬日仍鹵簿外廷之議皆以為董氏名秩本微病亟之日方拜充媛今送終之禮太為崇重臣按古者婦人無謚近世為皇后有謚及有追加策命妃嬪以下未之有也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唯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韋后建議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王之令典不足法也臣愚念陛下恭儉寡欲近歲以來後宮之寵絶無太盛過分著聞於外者此四方之人所以咨嗟頌詠歸仰聖

德也不意今茲以既沒之董氏而有司謟曲妄崇虛飾以隳紊制度瀆慢名器使天下之人疑陛下隆於女寵甚非所以益聖德也況禮數既崇則凡事所須用度益廣今明堂大禮新畢帑藏空虛賦歛日滋元元愁困誠不宜更崇大後宮之喪以横增煩費夫亡者雖加之虛名盛飾豈能復知而適足以仰累聖德臣竊惜之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悉罷議謚及册禮事其葬日更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須悉從減損不必盡一品之禮以明陛下

薄於女寵而厚於元元也

仁宗時宋祁言郭稹不應為嫁母持服狀曰臣竊惟禮者敘上下制親疎别嫌明微以為之節也故三年之喪雖天下達禮至於情文相稱必降殺從宜故尊有所申則親有所屈不敢以所承之重而輕用於其私者也伏見前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郭稹生始數歲即鍾父喪而母邊氏更適士人王渙稹煢煢孤苦以訖成立見無伯叔又鮮兄弟奉承郭氏之祭者惟稹一身而已母邊

氏適王氏更生四子今邊不幸而訃聞稹乃解官行服以臣愚管見深用為疑伏見五服制度敕齊衰杖朞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其左方注曰謂不為父後者若為父後者則為嫁母無服今詳邊氏嫁則從夫已安於王室死將同穴永非於郭偶而稹既為父後則宜歸重本宗雖欲懐有慈之愛推無絶之義亦不得為已嫁之母亢父而盡其禮也何者輕奉父統則郭之承重更無他親備執母喪則王之主祀自有諸子

臣詳求制旨疑稹不當解官行禮夫禮有所殺君子俯就也誼有所斷聖人不專也況當孝治宜謹彜經伏乞降臣此狀下有司博令詳議其郭稹為父後為嫁母應與不應解官行三年之喪然後明垂定制俾守共規臣備禮官不敢寢嘿謹具狀奏聞

英宗即位初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乞遣告哀使劄子曰臣等竊見大行皇帝晏駕已近旬日其告哀於契丹使人尚未進發兼聞不曾素戒使者對答繼嗣之辭臣等

竊議深恐未便何則國家既與契丹約為兄弟遭此大喪立當訃告契丹刺探之人所在有之今天下縞素契丹豈得不知而訃告之人尚未到彼彼謂中國有何事故能不猜疑自古大宗無子則取於小宗以為後著在禮典豈為國惡若契丹有問盡以實對有何所傷今問繼嗣於使人而使人對以不知事體豈得便穩況陛下初為皇子之時詔書已布告天下契丹安得不知今若答以虛辭不足詐彼而適足取其笑侮耳國家自與契

丹和親以来五十有六年生民樂業今國有大故正是隣敵闚伺之時豈可更接之失禮自生間隙臣等願朝廷早決此議令使人晝夜兼程進發若契丹問及繼嗣皆以實告孔子曰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臣等愚意竊以如此為便

光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曰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宫在福寧殿自啓菆以来每日装飾尼女置於殿前傅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説果

何謂也羣臣見者無不駭異或嘆其失禮或黙有譏誚黷嫚威神莫甚於此殆非所以裨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葬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襄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之類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

光言遺眞劉子曰臣聞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

天子即位之初天下所以瞻仰而歸心者唯在執喪盡禮而已矣恭惟仁宗皇帝舉天下而授之陛下明睿獨斷人莫能間父母能生陛下不能使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永饗天禄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可忘也今靈駕發引遠就山陵天長地久永無還期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至日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威儀容止動加矜慎擗踊哭泣過於哀毁以竭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聳萬民之望盛德本基

盡在於是不可以不嚴畏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尚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

光論虞祭劄子曰臣聞禮既葬而虞虞安也柩既藏矣孝子不忍一日離其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之事主人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臣竊見今月三日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宗正卿攝事臣竊惑之伏以永昭陵距京師猶五頓木主還未至之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羣

臣攝事今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内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尚如塗中使羣臣行事於親踈之序有所不稱於哀慕之情有所未盡臣恐聞見之人不知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卒哭尚有三虞欲望自来日以後陛下親行其禮

光又奏曰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陛下親行其禮陛下不以臣言為輕以為得禮已降聖旨依臣所奏今日禮儀既具百官在庭而陛下不

出復使宗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且昨日有司不為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若今日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由臣惷愚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逺復無祇悔元吉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来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勉强親行其禮以觧中外之惑

治平二年翰林學士王珪上議乞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奏曰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

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大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

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切以為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

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王珪上奏曰臣等謹按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

當如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宗廟也周公稱商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陰三年者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諒陰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代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或别自為郊下有司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来皆改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又自漢文以来皆即位而謁廟至唐德宗

以後亦踰年而行郊況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圜丘臣等伏請皇帝将来冬至躬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縁飾事者皆不可廢

神宗時知太常禮院蘇頌議承重法疏曰臣近因上言臣僚家廟祠享事乞重定服紀親疎之制曰一節准五服年月勑斬衰三年嫡孫為祖父為長子今士庶之家子孫罕分嫡庶其相為服往往一槩以斬衰期或踰年

從吉便行嫁娶茍有犯者縁敕律不分士庶便當一列
斷罪臣以謂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禄故
有大宗小宗主祭傳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
人亦何預焉何以言之謹按喪服傳曰父為長子何以
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鄭康成曰重其當
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也而經不言長
孫為祖者盖有爵土則父殁次當傳已其承重可知也
近代仕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

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而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故謂當服者為承重而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嘗聞慶歷中朝廷欲議臣僚應任子者長子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等此亦近立宗之法也然雖有此議亦不果卒行慶歷末石中立卒未幾庶子從簡又卒嫡孫祖仁先已服期不知後服禮官以謂宜别制斬衰嘉祐中劉輝祖母卒自言幼孤鞠於祖母雖有諸父亦乞解官

行服禮官議煇是長孫自當承重臣竊謂祖仁官丞郎列近職世荷賞延是亦有重可承者也煇乃庶官世又非顯若云鞠於祖母報以三年可也有諸父在而令承長孫重非也故熈寧八年六月詔書嫡子死無衆子者然後嫡孫承重襲封爵者雖有衆子猶承重此明宗子傳重正合古禮而未議無封爵者及庶人所以承重之意故學禮者猶以為未盡也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故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

祖之所自出由是言之尊卑之禮有隆殺之異而喪服
從而為之制也明矣今服祖重者而無所以為重之義
又無大夫庶人之别是尊卑一統而貴賤同體也臣伏
覩朝廷修舉遺墜禮無不講喪服之制事干典刑有所
未明固宜稽考欲乞特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若以無
封爵者無傳重之義即乞别立服制如在禮故合承重
亦乞參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有以異
於衆子孫之法及庶人與士大夫當與不當同一律須

布天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則州郡用法斷以不疑也臣職在守藩不當輕議禮典然麗刑讞獄亦州郡之所得言也

神宗崩時詔禮官詳議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議朝廷典禮時世異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為法今言者欲令羣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衰服庶協古制緣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又非特如所言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

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詔從其議

哲宗初即位秘書省校書郎范祖禹上疏曰臣謹案禮喪服斬衰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上世以来未之有改至漢文帝遺詔始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而除後世又為易月之制二十四日而大祥三日禫而釋服喪紀之數

尤薄於漢焉自漢以来不惟人臣無喪君之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惟晉武帝以䟽素終三年其羣臣多以為非盖謟諛之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為三年服者而三百年間議者亦未嘗及之盖世無達禮之士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惟國朝自祖宗以来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宫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故也令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大行在

殯而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無哀戚思慕之心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夫衰麻哭泣孝子仁人之所以表其哀也賢者無服則無以致其哀不肖者無服則遂忽而忘之是以禮義偷薄忠孝陵遲則由無服以管其情也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蓋為是矣且其禮之失者臣請得以悉陳之今羣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夫練祥

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縿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葢見梓宮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去山陵未乆也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臣伏見大行皇帝之喪自三月十三日服至二十八日而除羣臣衰麻纔十六日遺詔易月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為過山

陵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未除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朞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此非有所難行惟存其衰麻而已今之冠服非古之制也至於祥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禫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畧如古矣夫衰裳不可以服勤斷以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誠是也然既葬而遂除之臣竊以為太早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伏惟皇帝陛下聖政之美四方風動上順天

意下順人心書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於以革千餘歲之弊正一代之禮教天下使知君臣之義其於風化非小補也如以臣言為然乞下有司考正其禮臣又聞儉葬者聖哲之訓也奢葬者世俗之失也宋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世山陵多藏金寳故有張釋之之言劉向之論世所明知也武帝在位歲乆茂陵中物無所容霍光不達大體以厚葬為愛君無所減損從而益之故西漢之末唯霸陵獨完葬之厚薄禍福可覩矣

臣誠知國家山陵送往儉於前代然猶以為言者欲於儉約之制損之又損使天下知其中無所有見其中無可欲則萬世之利也臣昔者伏見仁宗皇帝葬於昭陵有緘封皮匣納之方中者甚多皆出於禁中人莫得而知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無益於先帝竊恐沿襲故事猶或藏之推此類以損之必猶有可省者也昔周太祖將終戒世宗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勿

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周祖生於五季之末非有前聖之識而其葬乃如太古此其智賢於秦始皇遠矣近事不遠即本朝所代也臣以為周祖懲唐奢葬故以儉薄矯之然以天子之喪而幾於羸葬則太偏而不可為繼今惟於儉制之中加損約焉可也臣頃在書局未嘗敢越職言朝廷得失今非職而言者竊以先帝之服臣子所同也先帝之葬四

海所共也臣身服先帝之服預先帝之葬知其不合於禮而不言憂其或過於厚而不以告臣所不能已也臣嘗采唐事為唐鑑數百篇欲獻之先帝屬先帝不豫未及上其中一篇論厚葬一篇論喪服輒不自揆謹録上進庶幾觀古以知今少裨萬一焉干冒旒扆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祖禹又上疏曰臣前上疏論大行皇帝喪服乞令羣臣依典禮三年之制臣之愚見以為過山陵雖易朝服宜

存其衰麻而服乘之飾止如今日至朞年而漸變之以至於祥禫然後全吉此非有所難行惟令有司考正之而已今己卒哭山陵有期喪服事重道之隆汙俗之厚薄繫焉不可不早裁定也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列聖欽明動循典禮人倫之正朝廷之治考之前世自三代以後未之有也惟是喪服猶依漢制遂使臣居君喪情禮至薄後世或謂本朝無一達禮之士臣竊惜之且在禮臣子一也今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有父子而未有君

臣也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其喪使天下共服之臣
伏見朔望之禮羣臣朝服以造於先帝之殯宫是以吉
服臨喪也而人主獨以衰服在上上下異禮是以先帝
之服為人主之私喪也以吉服臨喪以先帝之服為人
主之私喪此皆禮之不安者也臣前所言君服斯服者
竊以為君臣當同服也伏惟祖宗以来此禮未改者盖
喪事常出於倉猝而有司惟舉故事因襲而行無所損
益焉今欲風天下以忠孝使民德歸厚莫若先正此禮

則衆庶暁然明於君臣之義矣夫居喪之禮衰麻本不可以去身然而朝廷之上異於私家故古者君臣居喪而行吉禮則釋衰而服冕既終禮則釋冕而服衰今人君素服以聽朝羣臣朝服以治事葢亦古之遺法也臣愚以為羣臣燕服亦宜為之制度以齊之吉禮則朝服與燕服皆吉凶禮則朝服與燕服皆凶居喪朝服所以從宜也而燕服有紅紫之飾則何以異於無服者乎聖人所以制服者使民見其服而哀不忘於心也必使之

脫去朝服而猶以有喪者自處則人情不可得而忘矣
朞年之内燕服宜純縞素至小祥而漸變之古者練衣
黄裏縓緣此練之服也既小祥則燕服亦可以有色而
服采之飾漸加以緣可也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古
者禮不下庶人惟遏密三年所以為君服也詩曰溥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然則民亦臣也今
附廟以後惟羣臣不舉樂而四海之内萬民得以作樂
焉此所以不知戴君之重也臣愚以為宜禁民舉樂三

年竊惟朝廷所以不循遏密之制者蓋不欲使天下之民三年不樂而為樂工者所在有之恐其失業故寧殺禮以便民也臣以為凡天下之為俗樂者率皆游民非良農也使之廢業三年乃所以教之使知為君之有服也彼不為樂必有他業以養其生未必至於困窮也今殺禮以姑息之是使人不知君臣之義也故臣以為禁之合於禮而無傷於俗足以厚天下之情夫為國家者以禮為急不可忽也伏望陛下幸察斷之以禮而勿疑

祖禹進故事曰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為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君喪三年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漢文率情變禮薄於喪紀始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釋服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非禮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

嗣君遂亦不為三年之服唐之人主無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後晉亮陰而舉樂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夫君者父道也臣者子道也無君是無父也況人君而可以無父乎若君服於內臣除於外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為國家者必勅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義也

元祐元年太常丞呂希純論司馬光薨乞罷紫宸殿稱

賀上疏曰臣謹按禮記檀弓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春秋書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以此見古之人君聞大臣之喪雖宗廟之祭皆廢今來宰臣司馬光其薨適在明堂散齋日內嚴父配天國之大典固不可廢至於御樓肆赦恐亦難罷惟是紫宸殿受賀一節緣是慶賀之事比之宗廟之祭為輕方

聖情軫悼元臣而羣臣拜舞稱慶恐於禮義人情未為宜稱所有今來禮畢紫宸立班伏乞聖慈特賜詳酌指揮

二年崇政殿說書程頤上奏曰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宴臣備員勸講職在經義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為開樂張宴則是特為一喜慶之事失禮義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

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為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為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言冬至受賀表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

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為安

歴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三